

卷四十二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虞下

體六極居上體之下純終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九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躍而在

也乎也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不也乎也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5

四十二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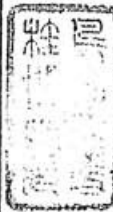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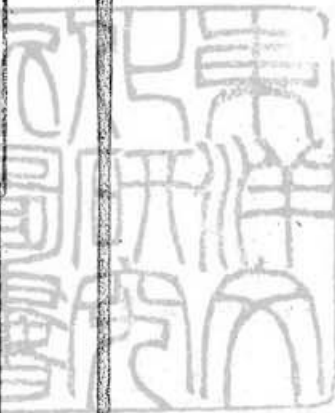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
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
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
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



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杆與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

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閔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絀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

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蘭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不能得茲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瞞之爲也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也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
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百姓足而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
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
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
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

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
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
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
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
利分土地趣本業食桑麻盡地力寡功節用
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
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恠力故聖人絕

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千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本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

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千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以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來狄韞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騾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撲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競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

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恠也是以
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
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
篋無益於存亡矣

衛靈公當隆冬興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
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下寒乎哉寒
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
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

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不知
卑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
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
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
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
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
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
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憊

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覩弄優者不
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
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
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戎漕者輜車相望生而
徃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
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
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
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
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
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
愚夫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
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
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

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賤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

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鉤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之失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

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
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
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
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
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若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
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
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

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紂爲炮烙之刑而
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
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
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
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
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
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不親其上政嚴則臣謀
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弒惡在峻法之不犯

嚴家之無格處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
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
長和睦之心唯恐制之重而德之薄也是恩
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
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
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
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

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
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
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
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
止則繫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
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
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古者明其仁義之誓
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

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

吳廣是也聞不一耆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劉向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得則戚雖然吾終

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丞遣之令尹曰諾明日
王薨令尹即拜筓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
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
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聞後嗣
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
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
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

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
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
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旣已聞
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
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
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
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
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

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知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

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

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
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
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
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
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
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

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
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
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
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
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
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
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
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

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棄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
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
太公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常重
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
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
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
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
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

之兵破強讎之齊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
變代以騎刳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
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
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
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
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
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
此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

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
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
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
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
之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
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
衆口也故譖訐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參與太子質於邯鄲請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
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
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
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
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
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
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

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
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
不肖髡曰方內而圜釭何如忌曰諾請謹門
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
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負使無
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
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設弩欲射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
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
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
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
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
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
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

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
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
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碣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
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
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
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
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

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
獸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
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
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
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
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
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
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
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
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
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
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
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
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
武子曰獵得獸乎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

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
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
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
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
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
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
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

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
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
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
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曰頭深目長壯
大節卽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曾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
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

之掃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
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
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
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仁不
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
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阤社稷不

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珠璣莫落
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
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
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朝女樂俳
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
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
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壹
聞寡人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

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
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
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吏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
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
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
未得仲父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易爲不易也
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

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
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
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之有賢於子方
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
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
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
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

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

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習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習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人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不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

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
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
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
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
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
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
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載其僕曰君何爲
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蓋賢者吾
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
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
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
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
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
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

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

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
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亦有
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
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
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
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
倉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
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
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
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
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
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

於民此非吾粟耶烏食之糝不害鄒之粟而
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間之皆
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
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
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
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將出
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

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
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
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
曰佼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佼臣臨淄
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
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
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顓非之臧孫召子顓而問曰

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
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
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
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
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
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
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
然也故曰罰得則姦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

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
淫之和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
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
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
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
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
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

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圜
圜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
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
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
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
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
哭然則思者人怨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

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
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
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
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
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
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
之死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
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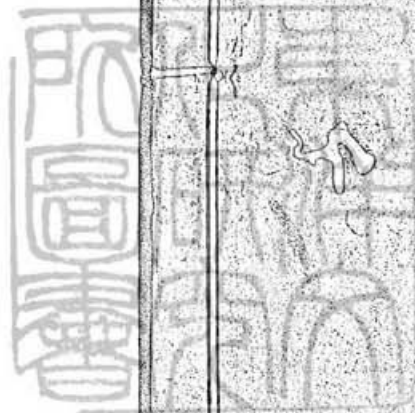
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
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
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
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